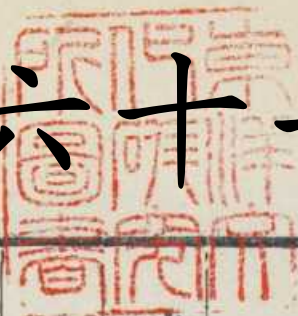


書名 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 嘉靖九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李夢陽 撰
卷 卷六十一
內容分類 集 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倉石:40084
編號 4008000

卷六十一



空同先生集卷第一

賦一十首

疑賦

思賦

省愆賦

緒寓賦

侯軒子賦

十首

賦

乾
坤
高卑易矣
星辰在下
江河逆矣
天喬喬天

北郡李夢陽撰

鈍賦

述征賦

宣歸賦

寄兒賦

竹石賦



李空同全集 六

終

所藏圖書





先生集卷第六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文 書九首 附書二首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與徐氏論文書

詒古鏡書 駁何氏論文書

再與何氏書 答吳瑾書

論史答王監察書 答周子書

附山陰周祚書 答黃子書

附吳郡黃省曾書

書九首 附書二首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69889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顧詐爲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恠丞相忘其大而撥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也朕蓋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阮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邪朕旣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夫行喪未發輒背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

無取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爲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下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欲爲桀紂邪夫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旣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勤爲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關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

軒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余年于茲矣始皇帝倍羣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闔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與徐氏論文書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顧獨喜歌吟第常以不得侍善歌吟憂聞問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

而善歌吟而有異才蓋心竊鄉往久之聞足下來覲進士愈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下文示僕讀未竟撫卷嘆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邪方伏謁足下會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竊欲自附于下執事即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願也僕聞之悚息不敢出一語應意者足下戲邪居無何使者三反於是乃敢布愚悃昌穀足下周易有言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祥于同莫不祥于異故同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則感于入也昔者舜作股肱卿雲之歌即其臣臯陶岳牧等賡和歌當是時一歌一和足下以爲奚爲者

邪其後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上因王作歌作歌以奉王即王戚戚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瀏瀏焉其被草若木也颯颯溶溶乎草木之入風也故其聲鞀礮轟碎徐疾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忘鶴鳴之訓舍虞周賡和之義弗之式違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于皮陸數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死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諛簡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爲詩始連聯闔押疊數千百言

不相下此何異于入市攫金登塲角戲也彼觀冠冕珮玉有不縮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耻其非君子也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鄉使繁巧嶮靡之習誠貴于情質寔洽而莊諛簡侈浮孚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諸子不先爲之邪故曰爭者士之胥也然予獨恠天昌黎之從數子也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非孫武司馬穰苴輩乎然特世俗論爾何則此變詐之兵也荀子所謂施于暴亂昏媾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常謂兵莫善于六韜仁以漸之義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蓄之神幽而動之霆擊故尚父得之佐武王王天下夫詩固若是已足下將為

武與穰苴邪抑尚父邪且夫圖高不成不失為高趨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哉夫狂夫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請聞伏謁侍更一深論僕至願至願

詒古鏡書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關西李子持古鏡為贖復為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夫自挑冶氏範金規體利世鑒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冢瘞山澤歷歲綿逖精氣上泄往往為盜掘發暴于人間初哲治之操爐熾炭也鼓橐成風五銅具鑠什百就模

孰賢孰劣及有入地于祀情質滲漉膏融液結綠求

內瑩赤砂外積扣如哀玉映如飄雪可以走鬼神銷

疾疫哲志醺神進匹鼎敦去聲同時躍冶之器雖或間

存莫不歎顏以退者所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

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之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戶

也凸罔兩山澤之性詔姦也圍以干支諸屬示用也

然必取之於山鼓之以火翕之以陰化之以水土歷

千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士鑄于師鎔于友

明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羲轡之域獵姚姒之

圃剛足以決疑智足以析微虛內美醜遠炳先幾疑

激湧勿待時而發豈不為古君子哉何則畜不邃不

光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旦晦之奧難識于物
且然而况于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之陽綠瞳而立
髮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駮謂予曰小子來
台軒轅氏故臣也徃從觀九鼎于闕湖之上掇其滲
汁治之爲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愈
王薦伯迄于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翳勿埃勿虧
予時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于茲矣非大賓
鉅人齋沐消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
有規于子貌甚古又聞有遠行將涉洞庭蒼梧之墟
百物之奸不可不備乃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幸毋
忘老人之事夫烈士慕缺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

辭焉徐子獲鏡拆書讀既再拜而受之

駁何氏論文書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
法於是爲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
下不改玉趨也而卽擿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
以肆其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嶧嶮僕始而讀之謂
君我誼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
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
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乖於先法茲其
情無他也子擿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
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與突開一

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已乃爲舍後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爲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裁古辭以爲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措

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爲斯言者禍子者也禍子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反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杜卽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予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蔑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歸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倕與班爲之也乃其爲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

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歸可也
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
知於是爲曹爲劉爲阮爲陸爲李爲杜即今爲何大
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
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後爲道也故
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
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
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
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爲字而矧文
之能爲文猶不能爲而矧能道之爲仲默曰夫爲文

有不可勿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爲法
宜其惑之難解而諛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卽今爲文
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
息澁促語嶮而硬音生節物質直而麗淺謏露骨爰
癡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
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
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沉着雄麗清峻閒雅者
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
最也夫然又萃之以色末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
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
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

也猶醫之脉脉之濡溺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
予以柔澹沉着含蓄與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
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爲柔澹濁切以爲沉着艱
窒以爲含蓄俚輓以爲典厚豈惟謬於詩義并俊語
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爲濡可爲
弱緊可爲數遲可爲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爲
則閒寂獨可爲柔澹濁切可爲沉着艱窒可爲含蓄
俚輓可爲典厚邪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
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量而
遂肆爲崿嶸之談適僕之乖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
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于子也誠使

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窒俚輓爲柔澹沉着含蓄與
厚而爲言黯慘有如搖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沉着
含蓄與厚之真爲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尤
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
叨通家肉骨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
冀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于子傳曰改玉改行子誠
持堅白不相下願再書以復我

再與何氏書

前書與子論文備矣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言不
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乖於先法者何也蓋其詩讀
之若搏沙弄泥散而不瑩又麗者弗雅也如月蝕詩

妖遮赤道行是耳然闊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踈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卽如人身以魄載魂生有此體卽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今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爲影子而支離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模臨古帖卽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治

治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揚邪此亦足以類推矣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水亭齒齒風殿薜蘿意不一乎蓋君詩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卽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而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僕非知詩者劇談偏見幸君自裁之耳君必苦讀子昂必簡詩庶獲不遠之復亦知予言之不佞不然終身野狐外道耳狂悖弗自覺縷縷至此悚懼悚懼

答吳謹書

讀論文一篇僕竊疑焉足下之意不過執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見耳恐不然夫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終不足以知文今人有左氏遷乎而足下以左氏遷律人邪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一筆其不同特肥瘦長扁整流疎密勁溫耳此十者字之象也非筆之精也乃其精則固無不同者夫文亦猶是耳足下謂遷不同左氏左氏不同古經亦其象耳僕不敢謂然幸足下思之有教再布

論史答王監察書

僕嘗思作史之義昭往訓來美惡具列不勸不懲不之述也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蒼夫亦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寡而字嚴左氏繼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縮以上五史讀者刻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徙後之作者本乏三長竊名效芳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禁鬱傳叙繁蕪事無斷落范曄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剗精剗采著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蓋不知古史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言之妙耳下逮三國南北朝諸史遠不及曄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群手體製混雜俗雅錯紮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購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

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歐無是也至於宋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槩抄謄辭義兩茂其書各逾百帙觀者無所啓發展卷思睡矣得其書者徃徃束之高閣僕謂諸史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也若宿學碩儒才敵馬班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弗刊之典或憚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嘉運昭代之景勳管豹井天私蓄素矣幸公有問輒吐布以聞伏俟大君子教焉

荅周子書

徃聞稽山之陰大澗之濱多嗜古篤行獨立勇往人者然僕北人也莫之能知也日者乃奉遐訊拜腆儀

激發之音玄要之旨高連之識慷慨之義有曠世之大感閔俗之重悲僕捧而讀之欽羨愉悅內愧彌日曰古哉周子篤行哉獨哉勇哉易曰同氣相應同氣相求僕鄙人也嗜古無成行之寡效力之罔獨徃之鮮勇足下乃奚取于僕而有斯求也又奚所應而同僕之聲也僕少壯時振翮雲路嘗周旋鸚鵡之末謂學不的古苦心無益又謂文必有法式然後中諧音度如方圓之於規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當是時篤行之士翕然臻向弘治之間古學遂興而一二輕俊恃其才辯假舍筏登岼之說扇破前美稍稍

聞見便橫肆譏評高下古今謂文章家必自開一戶
牖自築一堂室謂法古者為蹈襲式往者為影子信
口落筆者為泯其比擬之跡而後進之士悅其易從
憚其難趨乃即附唱荅響風成俗變莫可止遏而古
之學廢矣今其流傳之辭如搏沙弄螭渙無紀律古
之所云開闔照應倒插頓挫者一切廢之矣僕竊憂
之然莫之敢告也又每竊嘆獨立之鮮勇往之寡又
每傷世之人何易之悅而難之憚也而易之悅者乃
又不自謂其易之悅也曰文主理已矣何必法也吁
言之弗文行而弗遠茲非孔子言邪且夫理何者非
理乃其文何者非法也斯言也僕懷之稔矣然莫之

敢告也今足下既有同應之聲又相求也僕安敢終
默也且人情未有不忽近而務遠者何也知其實者
少而徇乎名者多也世遠則論定持定采名則曠世
相慕故漢文帝拊髀思頗牧而不知李廣魏尚者以
其近也近則疑疑則實昧實昧則忽之矣斯時俗之
重悲也今足下於僕同時最近涉疑而不疑又無傾
蓋之談接衽之雅乃一旦走千里之使聲應而氣求
之僕以是知足下立之獨而往之勇也以是而的古
何古之不的矣諺有之曰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
四年佛在一邊言志之難乂也幸足下無悅其易無
憚其難積乂而用成變化叵測矣斯古之人所以始

同而終異異而未嘗不同也非故欲開一戶牖築一堂室也足下誠不棄芻蕘幸采焉察焉墨本賦一通戰國策一部附獻左右者

山陰周祚附

夫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又云曠世相感對面不相知嗚呼嗟夫是亦足悲矣祚於越之人也越俗多士古稱五千勾踐之遺風焉今而求古之士有不可得也古務知略足以興仆起舍而今多詩書之習柔順和緩拉功名而取卿相拾青紫而享肉酪反執其所攻而讀之其辭漫漫其音嗚嗚未見其如古人也嗟夫予獨何心能不悲夫彼生於世

而不能自立非勇也安乎俗而不能有返非智也非勇非智不可爲士我思今人其誰歸乎往寓幽燕有携空同集過予者予抱而讀之再三而嘆之嗟夫世有是人予不得而見之予豈人也哉方時舉進士不獲自逸後二年出宰東阿又不獲自逸每抱其書不置予未逮老當有以遂予之心也居東阿不六月以父憂歸越憂中益思見其人而於禮有不可出矣鄉里之人見祚如此多購近時鳴世之文相與議論氣卑意下祇令人悲悼耳果追空同哉嗟乎予不見其人也而止是書爾追憶予年駸駸乎四十有四矣白日易下逝水不返墮弱

苟且以俟其老將柰何也求虞翻趙燁陸佃放翁
於鄉之遺書而讀之吾意未覺其有當也登會稽
之山想黃河之流浮雲西馳征冀東向又不能不
空同之思忼慨幾於泣下而左右之人豈復知予
者哉誠以惜時不如立名慕德不如勵行追古不
如就今執文不如親炙此王粲有依劉之誠張敏
有夢惠之歎古今之所共欽烈士之尤甘心也轉
展思惟莫能爲心昔施惠死莊丁至寢言子期終
伯牙至不彈天下之士豈弟子恨不得師師亦未
嘗不恨得弟子耳楚國之寶惟卞士之愛燕市之
石多衆人之羞其誠有合不合知不知論衡致推

於蔡子玄經式重於侯巴詎無其故哉祚自恃世
人少有知識霄壤百年忍同螻蟻男子生不成名
丈夫沒無所稱得不悲矣足下視予其真何如抱
茲憤懣莫與告訴出門天地如此之大往來之人
若是之多令人爲文有復逾空同邪然以衰經嬰
已未易奔趨托便鴻而附音因北風而遡告復望
恕子皮之任哀窳戚之志不吝賜教感惠無窮矣

荅黃子書

自邑來辱致華牘竒快兼之高篇展之爛然誦之鏘
然目之蒼然淵然蓋所謂希世之珍也僕潛伏空谷
久矣楚然之音胡爲乎來哉夫志士死道貪夫死財

故攬仁收義汲汲若不及者君子之所以樹名慢藏
深積孜孜若不足者小人之所以穢身故曰有若無
實若虛公私之用別而務得之心一也僕西方之鄙
人也少鮮師承白首多岐獨往雖力夾持則寡甘心
丘壑弗求知聞者垂二十年矣吾子乃忘已羨人注
神馳想發爲英章揆其密義過推踰獎布誠剖疑取
諸同聲之未定交千里之外豈非仁義之懷切汲汲
若不及者邪夫水一也灘聲而淵寂者淺與深殊也
吾子何與弗探何明弗則機觸而天動才運而颺發
思出而泉湧固所謂萬人之敵也橫照今古燁如懸
鏡尺牘千言鑿鑿中的乃顧歎然目視定同聲之交

於千里之外非有若無實若虛者能如是邪婚嫁果
卑五嶽必遊僕老矣尚能撰杖履以從聆玄論覲
顏竊至人之靈氣或能破慳祛鄙吞精吮凡長嘯溢
埃之表昔李白遇司馬子微謂可與神遊八極遂賦
大鵬以見志吾子固希有之鳥也所慚僕非圖南翼
耳何日坐雲崖濯洪流高議大觀與君兵之祗增倦
戀耳

吳郡黃省曾附

省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
窺覽古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遐闊
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聲襲上者深餽詭結

下者縱發放吐此駮驥所以空羣而和玉所以希
貴也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 聖代鴻
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
於先生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國而
黃鐘特奏至勇不搖大智不惑靈珠蚤握天池獨
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
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寔廼先生倡興之力廻瀾
障傾何其雄也卽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
海濱旣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每聞品
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厲焦苦矣方
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先

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
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弁家于吳
故今爲吳人少從諸生困躋竒薄無風雲之便阻
遏攀造然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生
世進不得振耀 王庭揚摧治體恢展經濟發揮
聖謨卽當裹糧躡躑周遊五嶽窮覽六合舒豁襟
抱選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
之交識或笑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爲五嶽山人賦
詩寵行將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卽溯黃
河薄戾宋都登龍門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洪蘊
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

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夙懷不遂心悵鬱惱惟
仰天唏噓而已茲復不言齡筭曷常恐一旦燼滅
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恨玄臺爾矣公烏知哉
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且有請質焉陋
昧愚瑣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
由人造故虞書顯爲言志泗夏標之嗟嘆古人搆
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
事雕模末世風頽矜蟲闔鶴遁相述師如圖繪剪
錦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芽愈衰干葩
萬莖不如一榮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
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唳哀哀而會節鸚鳴

響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
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藝
雖偏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真機罕悟獨見我
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
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
新新無已而脉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
容色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
布賤索處無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諷詠
洋洋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通
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宕
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

盛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藪而詩道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照四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煙澤有此好慕鄙生耳管測蛙仰不知公果以爲然乎何大復號稱名流而迺爲誇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於靈運嗟夫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寬宥矣獨謝集稱不易評愚則以爲登涉之言締構密緻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卽之不得

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爲之啓導也前新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徃徃而思所係於詩者當辯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略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會亦焉知是非但於心有所不安憫惻高賢受誣恐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質耳望我公其詳教之南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首僭求削示幸甚幸甚倘不即土命駕有日比望雲空無任惘然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一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二

北郡李夢陽撰

文 書一十七首

奉林公書

奉邃庵先生書十首

與何子書二首

與李道夫書

答左使王公書

報吳獻臣書

與王獻可書

書一十七首

奉林公書

愚生也晚不幸不獲侍公然又私幸漑公之餘波凡聞公一言一行真如覩景星瞻喬岳寤寐向往以標